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1月16日 (第184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保罗·希尔：美国应缓和与中国在东亚的竞争

美国应该努力缓和目前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的竞争，寻求更多机会进行接触，以维护地区的长期稳定。

## 罗伯特·卡根：“美国优先”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以及他排斥自由贸易的做法会让世界陷入更大的混乱。美国应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找到一种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负责任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

# 中美关系

## 美前财政部长：世界需要美中携手前行

《纽约时报》网站1月2日登载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 Rubin）的文章称，美国与中国需要建立建设性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

文章称，美中两国的商业团体、政策分析师和媒体应该创造能够促使双方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氛围。两国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重大跨国问题上的合作对两国的切身利益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核武器与气候变化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问题，现有的国际机构也不能。最好的方法是美中两国放下分歧，建立建设性关系，共同应对现存挑战。现在是时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在一个优先合作的框架内解决当前贸易争端。

一方面，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受到对贸易赤字不理智的怒火的驱使。另一方面，中国违反了一些被广为接受的贸易和投资准则，而且这些问题根植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中。美国需要认识到，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国改变模式；而中国需认识到，其体制在贸易领域带来了一些美国难以接受的影响。

人们的目光必须跳脱每天的贸易头条新闻，而要聚焦于美中间摩擦日益加剧所带来的问题。为了人类的未来，也为了双方当前的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必须在建设性关系中认识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并据此采取行动。

## 美学者：美国制造业出口未能跟上中国经济增长

美国外交学会网站1月8日登载该智库专家布拉德·赛斯特

(Brad W. Setser) 的文章称, 近五年来 (2013 年底以来),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40%, 美国增长 20%, 而美国制造业对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出口增长却不到 10%。换言之, 过去五年, 美国制造业对华出口在美中两国 GDP 中所占的份额都在下降。

美国目前向中国出口的汽车和飞机价值约 250 亿美元, 要想弥补这一损失, 途径并不多, 尤其是鉴于中国已经制定了旨在补贴并支持本土半导体与医疗设备生产的政策。如果中国只对这方面的政策进行微调, 那么美国制造业出口相对于中国 GDP 的下降趋势或将持续。

除了旅游和货物运输, 仍然难以进行“服务”跨境贸易。实际上, 大多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提议都倾向于让在华投资与在华提供服务变得更加便捷, 而非让美国工人跨境提供服务变得更容易。

### **兰德公司：美国对华战略中竞争与接触缺一不可**

美国兰德公司网站近期载文称, 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超越”中国, 在中国展开竞争的同时, 也要与中国进行接触。

文章称, 尽管美中两国承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 但双方在消除不信任方面做得不够, 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美国正与中国进行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美国应该寻求以及能够与中国最终达成怎样的关系还是未知, 造成这种不确定的一个原因是, 很难确定中国在盟友-对手统一体中的位置。

如果不能准确地对中国进行归类, 美国制定连贯战略的能力将受到限制, 因为这将导致两国从合作共同发展演变成陷入武装冲突。特朗普总统一直宣称的一个目标是要扭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 但即使实现了该目标, 这对于缩小美中增长速度的差距或阻

止中国国力在某一天追上或超越美国并无太大作用。

此外，尽管通过征收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来阻挠中国发展可能对有些人有吸引力，但这类做法也会减缓美国自身的发展速度，原因是美中两国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而且中国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这种以邻为壑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观察人士正越来越多地将接触和竞争描述为应对中国的另一种政策途径。事实上，接触与竞争都至关重要：前者指的是继续建立合作渠道，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减缓气候变化进程，并应对其他紧迫的全球性挑战；后者是针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采取集体行动，让伙伴和盟友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并且对亚太地区做出持久战略承诺。

归根结底，要想阻止中国成为潜在对手，美国能够或应该尝试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么多。美国的目标不应该是“超越”中国，而是成为一个更有活力、更好的自己。

### **保罗·希尔：美国应缓和与中国在东亚的竞争**

美国应该努力缓和目前与中国在东亚地区展开的竞争，寻求更多机会进行接触，以维护地区的长期稳定。

《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近期登载美国中情局前官员、中国问题专家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称，美国应努力缓和当前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趋势，寻找机会与中国增加接触。文章摘要如下：

长期以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的目标是防止出现排他性的、充满敌意的霸权，这个霸权可能威胁美国的关键利益，并阻止美国进入该地区。但这一政策有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它错

误描述了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意图；第二，它基于一个美国可能再也无法实现战略目标。

第一，中国正在东亚“谋求霸权”，但不是排外的敌对“霸权”，并未试图将美国从该地区排挤出去，也没有拒绝美国进入该地区。中国早就认识到美国与该地区接触的益处，并表示愿意接受与美国在该地区和平共处。此外，中国并未试图将本国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强加于邻国，也不寻求阻止地区商业航行自由。

第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试图维持这种地位可能会适得其反。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可以说已经成为过去式。大约十年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就已经超过美国，并且是其大多数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从军事角度看，相对于中国的能力，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投射优势正在减弱。受到自动减支和相互竞争的预算优先事项的影响，美国是否能够或将会投入必要的资源来扭转这一趋势是个未知数。

那么，华盛顿能够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一新环境呢？恢复美国的东亚盟友和伙伴的信心或许是可能的，但鉴于地区均势的转变和美国资源所受的制约，从长期来看，美国难以恢复和保持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美国迟早不得不适应不那么重要的地区角色。

此外，旨在维护美国在东亚主导地位的政策和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这种做法将强化中国的信念——美国试图在该地区遏制中国，因此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和侵略性姿态的可能性上升，中国追求更具排他性的敌对霸权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国需要认识到并承认其在东亚的权力、影响和地位正受到限制，进而重新评估其在地区的利益以及追求和捍卫这些利益的策略。如果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不可持续，那么就无法将在



该地区的利益定义为必须维护的重大利益。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华盛顿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即中国在东亚占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美国可以接受的?

华盛顿不应基于过时的假设、对中国地区雄心的误读或对美国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误判来对待美中竞争。华盛顿应该承认,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绝对安全是不可能的,并且应该认识到,即使是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也已经在美国和中国“重叠的势力范围内”开展活动——他们宁愿这样,也不愿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能够也应该继续在东亚发挥领导作用,但需要与中国分享领导权。华盛顿应该努力缓和目前与北京在该地区展开的竞争,寻求更多接触机会,建立长期、稳定的地区均势。

## 美国外交

### 美刊：华盛顿越来越欢迎克制的外交政策

《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1月1日载文称,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叙利亚,美参议院投票结束对也门战争的支持,以及民主党籍女议员图尔西·加伯德(Tulsi Gabbard)宣布可能参加2020年总统选举,这些表明克制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越来越受欢迎。

根据调查,大部分公众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干预主义对普通美国人并无大益,任何大额经费都应该用于国内问题上。公众对外交政策现状的担忧,让精明的政客们探索出一种独特而受欢迎的立场。譬如,特朗普决定挑战外交政策建制派,尽管这可能招致两党和主流媒体的批评;在民主党籍参议员桑德斯等人的

领导下，参议院投票结束在也门战争中对沙特的支持。

加伯德放弃传统的反战左派和新兴的反建制右派的立场，放弃了几十年来两党外交政策的共识。她提出了“停止武装恐怖主义法案”。根据民调结果，人们广泛地反对美国针对叙利亚的行动，加伯德对以色列的批评也反映了美国公众意见的变化。

美国公众已经厌倦了国家花大量钱在海外战争上，而国内基础设施却老旧不堪。加伯德简单、敏锐、现实主义的观点可能会得到广泛认同。2016 年，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反干涉主义的候选人，在 2020 年，他将面临诸多观点相近的竞争者。

### **美学者：特朗普宣布美将撤出叙利亚是正确之举**

《洛杉矶时报》网站 1 月 3 日登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亚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等人的文章称，虽特朗普未与国会和盟国协商作决定是外交事故，但批评人士放大了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担忧，原因有以下五点：

第一，“伊斯兰国”的“哈里发”不会回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力量已经式微，土耳其和俄罗斯在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方面有共同利益。“圣战分子”将继续攻击叙利亚东北部，可能会导致叙利亚持续不稳定，但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会改变这一点，或者消除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仅靠军事手段消灭“伊斯兰国”是不现实的。

第二，在缺少驻叙美军的情况下，以色列和库尔德依然能生存。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的“据点”的确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但以色列有能力保卫自己。避免与库尔德人爆发全面冲突符合土耳其等国的利益，库尔德人也在特朗普决定撤军之后开始寻求与阿萨德和解。

第三，美国的重要利益不会受损。美国在叙利亚没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白宫、国会和美国公众都不支持在叙利亚进行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投资。叙利亚不是主要石油来源，不会对以色列构成生存威胁，俄罗斯和伊朗都无法利用破碎的叙利亚作为在中东建立霸权的跳板。

第四，俄罗斯和伊朗并没有获胜。俄罗斯和伊朗将继续像过去一样主导叙利亚，两国向来比美国更愿意以更高的代价保护自身在叙利亚的战略利益，现在两国都面临安抚和重建叙利亚的困难。随着共同的敌人美国离开，俄伊关系可能会变得紧张。

第五，美国的可信度并未因此受损。美国所遭受的任何伤害都源于其自身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鲁莽言论和混乱政策。美国盟友判断美国支持力度的依据是美国如何分别回应他们的要求，而不是美国在一个没有重大利益关切的国家的表现。

如果让美军继续留在叙利亚，但又缺乏认真、长期的战略或可实现的目标来提供指导，那么叙利亚的情况并不会有多大好转。美国的输赢永远与叙利亚无关，现在离开不是灾难。

## 2019 年美国外交将面临五个机遇

《国会山报》网站 1 月 4 日登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丹尼尔·隆德（Daniel Runde）的文章称，2019 年美国不仅面临挑战，同时还有机遇，国务卿蓬佩奥及其团队应当抓住以下五个关键机遇：

第一，与盟友就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应该确保美国及盟国填补各国的基础设施空白。日本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概念，这一构想是有益的。2019 年的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是寻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新方法的机遇。



第二，确保美国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中的强大领导力。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今年在法国举行，美国应该利用这次峰会表达对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支持，并且与集团成员合作，阻止法国所支持的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合并的建议。

第三，推动阿富汗开展自由、公正的选举。2019年美国继续推进阿富汗民主进程至关重要，适当的选举有助于这一进程的发展。美国需要关注的是，阿富汗政府需要确保运输和民航部保持独立，因为航空对阿富汗的有效运转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第四，与巴西建立新伙伴关系。博索纳罗是巴西50多年来最亲美的总统，这位总统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有合作机会，巴西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就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

第五，加深与埃塞俄比亚及非洲之角的关系。美国必须支持埃塞俄比亚的艾哈迈德政府。其努力与美国建立更深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还为结束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做出了努力，当两国之间实现持久平时，美国就能够与厄立特里亚讨论建立美国军事港口或基地的可能。

## 美国两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分歧巨大

卡托研究所网站近期载文称，特朗普重燃了美国政界关于美外交政策根本目的的讨论，目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内部存在巨大分歧。

两党内部的争论主要聚焦于六个关键问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军事干预、自由价值观、多边主义、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美中关系。这些问题涉及未来几十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尽管特朗普颠覆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但目前两党都没有提出清晰的替代方案，也没有重回过去的外交方式。

共和党方面，分为两个阵营：主张保持现状的阵营坚守国际主义和美国的领导地位，强调捍卫民主，传播美国价值观；以特朗普为首的第二阵营，坚持偏执的自给自足式的民族主义，否定美国长期以来的联盟、自由贸易和移民政策。无论认同与否，共和党的政治领袖都倾向于跟随特朗普的路线。

民主党内的分歧没那么大，却由来已久。主张维持现状的一方倡导克林顿式的自由国际主义立场，认为美国应在国际社会使用武力来维护地区稳定或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对美国使用武力或“美国例外主义”则提出更多质疑；其他进步派人士则希望将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民主党内的最大分歧体现在军事干预和自由贸易问题上。

总体上，民主党最有可能逐渐倾向于略微修改目前的政策，而共和党未来则更有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因为特朗普对该党及其竞选的控制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两党对中国威胁的分歧正逐步缩小。

## 罗伯特·卡根：“美国优先”只会让世界变得更糟

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以及他排斥自由贸易的做法会让世界陷入更大的混乱。美国应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找到一种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负责任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期登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文章称，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以及他排斥自由贸易的做法只会让世界陷入更大的混乱，美国应采取其他措施来应对全球性挑战。文章摘要如下：

外交政策是美国中期选举中选民最不关心的议题，但展望

2020 年时有一点很明显：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两党内都广受欢迎。

然而，2020 年美国总统面对的将是更加危险的世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煽动势力上升；专制政权力量增强且更加激进；欧洲陷入分裂和自我怀疑；民主受到威胁，易受到外部操纵的侵害。此外，还会出现网络袭击、移民潮、气候变暖等其他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而对“美国优先”及其所推崇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排外性“双倍下注”只会加剧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经验，从而找到一种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负责任地参与全球事务的外交政策。这项政策将基于四个方面：

第一，预防性外交与威慑。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旨在在危机失控之前采取预防或遏制措施。随着地缘竞争加剧，需要将外交与军事威慑相结合，在现代化、战备、非对称能力和部队结构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第二，贸易和技术。特朗普将贸易视为零和博弈，“赢”就意味着比对方赚更多的钱。一些进步批评人士认为自由贸易是不平等的最大根源。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全球贸易以及科技的快速变化有巨大破坏性，若管理不当，它会扩大贫富差距，加剧人们对失业的担忧；与此同时，持续 70 年的自由贸易也帮助上亿人脱贫，有助于和平与稳定。

面对竞争和创新带来的挑战，美国从未退缩。美国应坚持在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参与竞争，利用美国的市场力量，为保护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中产阶级工资制定最高标准，同时坚持透明度和基本的商业互惠。美国还需要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竞争中保持领先。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共同努力，帮助民众经受住全球经济波动和科技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盟友与机构。美国不必独自应对挑战或承受代价。现今，另一种技术专制治理模式的崛起是民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盟友，但却没有一个机构将亚洲与欧洲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民主国家需要新的机构来形成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

第四，移民与难民。美国必须应对地缘政治中最不稳定且最易引发分歧的现象：大规模移民。美国需要从自身利益出发，带头解决移民的原因和后果。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更多行动，防止冲突，帮助其他国家抵御移民冲击，并建立强大且具有复原能力的民主制度。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媒：美共和党难以赢回郊区选民的支持

美国 Vox 政治评论网载文称，美国郊区选民在 2018 年抛弃了共和党人，而且他们可能不会再重新支持共和党。

分析共和党郊区选民倒戈的原因，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喜欢特朗普。此外，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关注点通常被国会的共产党人忽略，如医疗支出、大学费用、工作前景等。

据分析，郊区越密集，人们越支持民主党人，“郊区选民在文化和社会上没那么保守”。其次，特朗普密集的“推特政治”中充满攻击性的言辞，以及他对女性的态度，引起很多选民的反感。相较于移民问题，郊区选民更关注医疗健康和教育。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情况更好，因此不会像城市选民那样响应特朗普强硬的移民政策。

此外，特朗普和国会通过的一项重要法案是税收立法，该法

案损害了部分郊区选民的经济利益。共和党人对于控枪和气候等问题的坚定立场也让一些“想要结果”的选民失望。

## 皮尤民调揭美第 116 届国会议员的宗教构成情况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1 月 3 日载文称，新一届国会的宗教多样性略高于前一届，但绝大多数议员仍是基督徒。

在宗教构成方面，新国会与美国成年人口最大区别在于有 23% 美国公众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是“没什么特定的”信仰。在国会，只有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Kyrsten Sinema）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

虽然基督徒仍然占绝大多数，但非基督徒升至 63 人。包括 34 名犹太教徒，2 名佛教徒，3 名穆斯林，3 名印度教教徒，2 名一神论者，1 人无宗教信仰，18 人拒绝指明宗教信仰。非基督徒中只有 2 名是共和党人，其余是民主党人。

最大的变化是“未说明教派/其他”类别的新教教徒（包括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福音派新教徒或新教徒，但没有指明教派）增加了 16 人。新一届国会中，长老会和圣公会教徒减少的人数最多（9 人）。

虽新议员中基督徒的比例仍然高于普通大众（81%对 71%），但低于现任议员（90%）。

国会两院中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比例大致相同。但一些教派存在差异，特别是天主教徒，他们在众议院占 32%，而在参议院只有 22%。此外，所有穆斯林、印度教教徒和一神论者都在众议院。

## 特朗普“与将军们的故事”画下句点

《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9日载文称，由于价值观和立场不同，特朗普最终与他所青睐的“将军们”分道扬镳。

特朗普政府的几位将军：弗林、麦克马斯特、凯利以及马蒂斯相继辞职。此外，特朗普一直在和另外两名退役将军——曾任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威廉·麦克雷文(William H. McRaven)和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A. McChrystal)打口水仗。

为什么特朗普与将军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主要有四点：

其一，将军们相信在行动之前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准备。相比之下，特朗普不读而且鄙视内容深入的简报，喜欢根据自己的“直觉”和福克斯新闻来做决定。

其二，将军们应该遵守荣誉准则。所有的军校都教导学生“不要撒谎、欺骗、偷窃，也不要容忍”那些说谎、欺骗、偷窃的人。特朗普的准则却截然不同：做任何能逃脱惩罚的事情，包括欺骗承包商、对公众撒谎。

第三，将军们超越党派。他们为两党总统服务，必须避免卷入任何政治斗争。相比之下，特朗普是病态的党派主义者：他谴责民主党人是应该进监狱的叛徒。

第四，将军们致力于维护美国的盟友。特朗普将盟友视为吃白食的人。特朗普不会因撤军、放弃盟友而后悔，相比之下，将军们认为过早撤军是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与美国并肩作战的人的背叛。

## 美刊：特朗普的内阁正成为他的“负担”

《政客》杂志近期刊文称，特朗普内阁的人员构成加大了他



执政的难度，尤其是随着民主党掌握了调查权，特朗普面临的挑战增加。

特朗普内阁中，与各自监管的行业有密切联系的临时替代者和华盛顿内部人士越来越多，这加大了特朗普的执政难度——他即将进入总统任期内最危险的时期，其顾问们将面临民主党人的利益冲突调查。截至1月3日，至少有四个政府机构由前企业高管或行业游说人士领导，包括国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环保署和内政部。

与此同时，目前特朗普政府内阁处于两年来最不稳定的时期。在特朗普寻找正式继任者或等待参议院确认他提名的候选人时，环保署署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都在以代理身份任职。更不用说兼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代理白宫幕僚长的马瓦尼了。

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表示，他们打算调查内阁部长们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这可能会要求机构领导人参加监督听证会并提交大量文件。

而特朗普则表示，他并不担心被这么多代理内阁部长包围。特朗普在上月底表示，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可能会留任“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一名政府官员证实，政府正在考虑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Jim Webb)等人担任该职位。

特朗普迫使马蒂斯在本月初离职，而不是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留任到2月底。这一决定在国防部造成了自老布什政府以来前所未有的领导层空缺。

尽管特朗普经常表达对其内阁重要成员的不满，但他也赞扬了目前这批内阁成员，称自己组建了一支出色的团队。总统对现任国务蓬佩奥的评价尤其高，称赞他是一位忠诚的捍卫者。

然而，白宫官员私下里对特朗普内阁中一些人的道德沦丧深

感不满，包括前内政部长瑞安·津凯(Ryan Zinke)。但助手们表示，至少就目前而言，离职潮将会放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失去总统的青睐，并面临一系列有关金融利益冲突的指控，因此可能是下一位离任的内阁部长。然而，由于高层职位空缺的数量太多，罗斯暂时安全。

除了罗斯，众议院民主党人可能还将密切关注另外至少四名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机构领导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代理环保署署长安德鲁·惠勒(Andrew Wheeler)、代理内政部长戴维·伯恩哈特(David Bernhardt)和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